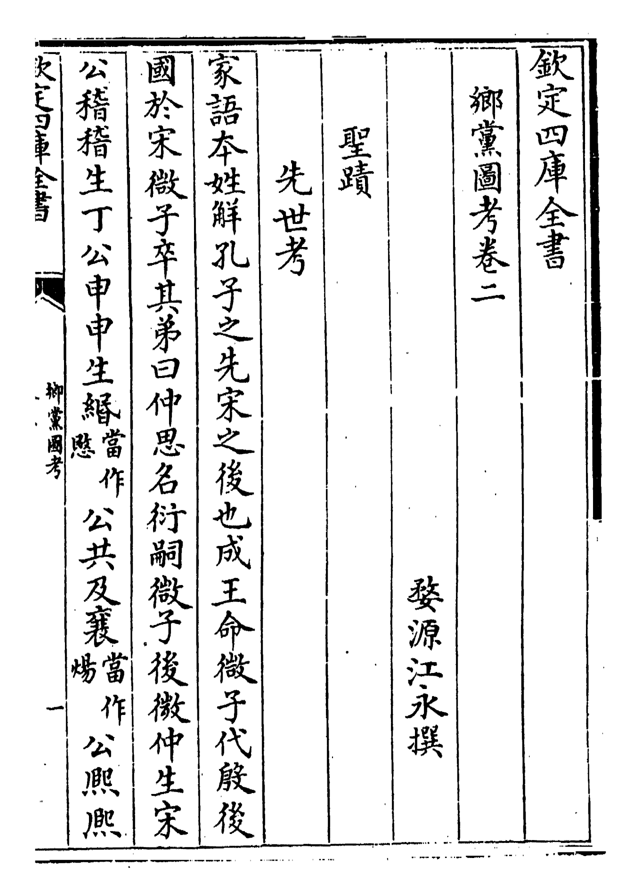


經部



鄉黨圖考卷二

婺源江永撰

聖蹟

先世考

家語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子後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當作湣）公共及襄（當作煬）公熙熙

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此處有誤

按史記宋世家湣公共卒弟煬公熈立湣公長子弗父何何之弟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譙周徐廣俱云鮒一作鲂方祀即鲂祀弗父何與鲂祀俱湣公子而云熈生誤矣昭七年左傳正義引家語本生篇云宋湣公熈生弗父何則與今本不同其言湣公是也湣公名共而云熈盖家語傳寫各有誤耳

又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世以孔為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為氏族○左傳昭七年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力主反再命而傴紆羽反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之六反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注聖人殷湯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

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音嫡嗣當立以讓厲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曽孫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恭𠑽考父廟之𠑽俯共于傴傴共于僂循牆言不敢安行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于是鼎中為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乃何反為首○商頌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

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慢于為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是以散亡也自正考父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疏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謂于周之大師校定真偽是從大師而得之也

按商頌疏引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無世子勝一代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是不從

世本也

春秋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宋督攻孔氏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公羊傳及者何累也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扞禦也

按聖師之所以為孔氏實由孔父嘉始孔父字

也嘉名也後世以字為氏本姓觧存二說一謂五世親盡一謂生時所賜號後說為勝春秋時有身後賜族者亦有生時即稱氏族者孔父嘉猶之華父督嘉之後為孔氏猶之督之後為華氏也孔氏之先有弗父正考父皆不為氏者未賜族猶之華父督之父為好父說亦未賜族至華督而後賜族也嘉之字孔父猶之鄭大夫公子嘉字子孔也此事本無可疑春秋書宋督弑

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不稱孔嘉而稱孔父
者春秋之初猶有命大夫命大夫書字不名鄭
大夫祭仲名足經書宋人執鄭祭仲是其例也
杜氏意欲深貶孔父乃謂孔父為名嘉為字傳
稱華父督孔父嘉何以督為名而嘉獨為字乎
且杜氏謂孔父為名者謂兩字乎一字乎如以
孔父兩字為名則名主于孔周人以諱事神必
不以其先人之名為氏如以父之一字為名則

春秋時名連父字者多未有以父之一字為名者也孔氏頴達正義強為之説云春秋之世有齊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又云父既是名孔則為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傳稱督攻孔氏便文耳或是當時已賜氏亦未可知謂孔父先世已氏孔何所據乎唐啖助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

此說甚當後人疑君名臣不當書字此亦不然諸侯卒及被弑本當書名命大夫本當書字各不相妨史氏屬辭與尋常稱謂君前臣名者不同不必以此為疑穀梁又存或說云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春秋非孔氏一家之書此則真不可通矣

夲姓䟦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當作皋夷睪夷生防叔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

梁紇恨發反

按左傳疏引家語本姓篇作臯夷睪者臯字之誤也又按商頌孔疏引世本云正考父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偪奔魯為防大夫故名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此有祁父而無臯夷蓋祁父即臯夷之字也防叔為孔父曾孫其避華氏之禍

非謂桓二年華督殺孔父之時也莊十二年督為南宮萬所殺其後華氏仍為強族防叔為華氏所偪後來事耳杜氏因年世不相當謂孔父之子奔魯臆言之無所據也防叔奔魯當以家語世本為是防叔為防大夫魯有東西二防此當為東防在今兗州府費縣東北也

左傳襄十年伐偪陽圍之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注偪陽妘姓

音懸聊側留反 抉古穴反

國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内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扶舉縣門出在内者䟽縣門編版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冦則發機而下之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字叔梁○左傳襄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注郰叔紇叔梁紇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

按此二事皆見孔子父之勇所謂武力絶倫者也

始生至為委吏乘田考

本姓鮮叔梁紇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求婚于顔氏按孔子父居尼邱山麓與顔氏同里二族相距二三里顔氏當有姓襄十九年傳云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則顔氏姬姓顔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顔氏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按如世本說則防叔已為邑大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

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史記所謂野合者以年不相若也○檀弓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檀弓疏引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今家語無此文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邱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闕里誌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聖母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

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按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梁皆謂孔子生于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年表世家舛錯者非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記孔子

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鑑前編謂是年九月十月日兩食必非生聖人之年此金氏不知歴法故也合朔當交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之理春秋及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未可以是斷聖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朱子論語序説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係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

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矣竊謂孔子生年當以二傳為信月日當以穀梁為信但生年既參差後敘事有年可考者但紀魯公之年無者缺之又按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後或作鄒一統志云故鄒城在鄒縣界内其實非鄒國之鄒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

平山在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為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

家語孔子三歲叔梁紇卒

按是時孔子父殯于五父之衢後乃與母合葬于防原本有葬于防三字今刪

史記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家語十九歲

娶宋之幵(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史記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索隱曰有本作委吏趙岐曰主委積倉庫之吏)嘗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樴義與杙同盖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母卒考

歷聘紀年二十四歲母顔氏卒○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

蓋殯也問于郰曼音萬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

按此章為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邃人濩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兩句為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于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左傳杜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據定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似

五父衢在城外括地志謂在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内未知孰是五父衢即在城内衢旁有空地可殯棺因少孤不得其詳母年少或不親見當亦有之其實土之淺深不惟孔子之家以為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為已葬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謂之浮葬正此類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葢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鄭氏破慎為引無義理後乃知

其果為殯而非葬由問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

蓋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

啟殯而合葬于防（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蓋

殯也當在問于郰曼父之母句下因屬文欲作

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如此讀之可

為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又孔子曰衛人之祔（音附）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注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中也善夫善魯人也祔

葬當合也○家語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来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遂合葬于防○檀弓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音志也家語此下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若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来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

應三孔子泫胡犬反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注墓謂兆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先反當脩虞事門人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

按孔子一生從周從殷皆斟酌古今而為之若古人略于墓而詳于廟殷周皆然而殷人于墓且不墳不墳則無崩壞之虞無脩墓之事此殷人崇質尚儉之俗亦欲順地道安靜不欲驚其

體魄也夫子非不欲從古者不墳之制自度他
日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于識别是以從今
日卯封之制當封時亦既見其崇四尺矣先反
而脩虞事以餘功委之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
墓之崩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
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漬門人即時修之而後
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言驚怛泣然流涕
而曰古不脩墓蓋古所以不脩墓者以其不墳

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脩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因以是知古者墓而不墳古人自有深意存其間也此章以吾聞古者墓而不墳吾聞古不脩墓為起訖記者意在殷周從違之間後人不能細繹經文乃謂孔子自傷其不能謹之于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于脩如此則聖人真為不能謹于送終

大事非尋常之過矣先儒疑少孤章並疑及此

章皆不可不詳論

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謂先卜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學官適周反魯考

左傳昭十七年秋郯子来朝郯國名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

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注少皥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黄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諸侯霸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皥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太皥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

故以龍命官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
以春分来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
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来立冬
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鷦鳩也鷦
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鵙鳩王鳩也鷙而有别故為司
馬主法制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
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鶻鵰也春来冬去故
為司事鳩聚也治民工聚故以鳩為名五雉雉有五種

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夷平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側百反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于是仲尼年二十八以生己酉數之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云聖人無常師學官蓋至賓館學之不必適郯也

○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

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焉（睪伺視貌一作皇）曰邱迨得其為人矣近黮（黑貌徒感反）而黑頎（長貌音旂）然長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仲孫貜）病不能

相禮此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之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注見前臧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

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注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亦以生己酉數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

按史記不考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此傳為終言之而叙此事于十七歲誤甚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

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少而好禮汝必師之今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至周

按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此

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
未必然

又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老聃老子萇弘周大夫

按問禮老聃曾子問篇言吾聞諸老聃者四章是其遺言若史記老子傳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多慾態色淫志世家家語所謂好議人發人之惡此豈所以告夫子哉即老子猶龍之譽疑亦為老氏者增飾之辭今皆不

錄訪樂萇弘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有吾聞諸

萇弘之言

又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于其

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孔子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流為江河緜緜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又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

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非聖人之興者乎○又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又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適齊反魯不仕考

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

按昭公二十五年奔齊世家敘適齊于此年是也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歷

聘紀年前此無適齊之事昭二十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不至有論虞人語蓋在魯聞而論之而家語正論解謂孔子在齊非也年譜于三十二歲當昭二十一年書齊景公遣使来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在齊辭廩邱三十三歲在齊對釐王廟災蓋因史記而誤也世家叙事錯謬既以適周事叙于昭二十年之前又于昭二十年云孔子蓋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来

適魯問秦穆公所以霸孔子對之而景公說年譜遂意明年有來聘適齊之事考之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嘗有適魯之事豈齊侯來而春秋不書乎

家語亦載此事今並削之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

樂之至于此也○家語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左右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覆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音僖王之廟釐王變文武之制作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俄頃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按此事姑載之釐王至敬王十世廟當已毀如未毀宜言親盡不毀當災乃別為之說何耶且

億中之事聖人不貴私論或一及之豈以此炫明于君前疑後人因在陳聞桓僖廟災之事增飾為此耳

又齊有一足鳥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足振訊兩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又孔子

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于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邱亦甚矣○史記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

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于齊子死嬴博間而夫子往觀葬盖自魯往觀嬴博間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邱之所聞羊也木石之

怪曰夔魍魎音罔兩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按定公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年譜叙羵羊事于昭公薨之年已誤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年譜遂叙宰中都于四十七歲是時陽虎方張豈夫子仕之時且陽虎塗中之語又何為也今削救璵璠事而叙宰中都于定九年乃得其實

史記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執懷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益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又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說然亦卒不行

按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而論語以為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因史記之文其實非共執也不狃自在費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為前驅以監之耳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名蓋在其後此年為中都宰矣

仕魯考

家語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

椁五寸之椁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魯孟孫為司空此為司空之貳也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按世家叙宰中都于陽虎奔齊之後歷聘紀年在五十一歲是定公九年也為司空司寇在十年皆驟遷

左傳 定元年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葬昭公于墓道南 闞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意如欲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 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左傳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在今萊蕪縣 孔邱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 齊靈公滅萊其民播流在此 齊侯從之 獻酬禮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公曰諾于是旌旄羽袚矛戟劒撥鼓譟而至 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

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按夾谷事以左氏為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後儒偽造也夫子以理直氣壯却萊兵對載書其辭享禮亦所以破其兵刦之故智義勇不可當奚必以斬侏儒為武哉且聖人不為已甚果斬侏儒則為已甚即不生意外之變齊人豈肯服義乎

史記景公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謝以實小人有過謝以文于是歸所侵魯田以謝過○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注三邑皆汶陽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家語孔子為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音陛獄也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正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冦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孔子喟然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按荀子家語史記皆有誅少正卯事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今亦不録

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墮費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孫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

隳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隳公圍成弗克䟽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毁壞其城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仲尼在焉是孔子知其事謂隳之為是故不禁也○家語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販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

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按家語史記皆云為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執政自是季氏夫子

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魯相也

孔叢子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韠韠蔽膝也皮弁服素衣麛裘素韠投之無戾戾罪也韠之麛裘投之無郵郵過也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大夫冕服一章假衮衣言之耳

去魯周遊考

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家語作舞容璣注舞曲名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近郊地名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

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已以告桓子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遂適衛主顏濁鄒家即顏讎由

按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叙于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為夫子考十二諸侯

年表及魯世家皆于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禄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盖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為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囿大蒐比蒲諸秕政即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

琴操孔子去魯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

柯奈龜山何又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史記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史記謂有譖孔子者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以兵仗脅之孔子恐得罪而去不足信將適陳過匡一統志匡城在大名府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闕里志云龍顙阜頰面如蒙倛拘焉家語匡

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按匡圍從史記解圍從家語史記謂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謬甚此時豈有甯武子

史記去即過蒲今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按此當在定十四年

○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于

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史記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璆音求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猶翱翔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

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莊子言伐樹于宋即此檀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去衛過曹適宋地相接也然史記云是歲魯定公卒則是十五年恐不然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定十四則此當是十四年又年表宋世家孔子過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則又不合疑三年在陳非

過宋時

又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並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舊解為有喪家之狗不見飲食纍然不得意今按喪當讀去聲言周遊四方若失家之狗無所歸也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按孟子言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而史記陳湣

公名越所記異也據年表陳世家至陳當定十四于是子貢反魯十五年春有觀邾子執玉之事五月公薨夫子言賜不幸言而中在陳言之也史記云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會稽皆哀

公元年丁未事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

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魯語家語皆作汪芒氏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于周為長翟（即長狄）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

按此事魯語家語皆載皆言吳使使來聘且問

史記與羵羊事類叙于定五年今據越棲會稽

在哀元年移于此

又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楛木名石砮以石為鏃矢長尺有咫長尺八寸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魯語家語皆作陳惠公是時未嘗至陳今從

史記作湣公

又孔子居陳三歲吳侵陳陳常被冦于是去陳

按吳侵陳哀元年八月事也定十四年至陳至此是三歲矣去陳當即在此年史記云會晉楚爭強更伐陳是時晉楚未嘗更伐陳又以孟子所記歸與之歎在此時朱子辯之說見後

又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曰吾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茍無適

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云云莊子言削迹于衛或在此時

按此適衛在哀元年二月閒史記此下云孔子行又叙佛肸荷蕢事然則夫子是時猶未行

又佛肸為中牟宰中牟城在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孔子既

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殺之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邱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作槃操琴曲名孔叢子作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

鵾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史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

按此哀二年也朱子曰據論語則絶糧當在此時又後孔子如蔡及葉史記云于是楚昭王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于陳蔡之間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于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按朱子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于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之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

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絶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絶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之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于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

楚故如蔡如葉葉今南陽府葉縣　按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于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絶糧别一時事不必即在去衛如陳之年也

令絶糧事見後

春秋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人用之不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

使使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

按朱子曰史記以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又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

按此哀四年事也是時蔡已遷于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而史記猶叙蔡事非是遷蔡蓋就葉公說見前

又陳蔡之閒孔子絶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家語

絶糧七日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明日免于戹

按史記叙于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之後在哀六年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絶糧朱子辯其非今叙于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蓋道途間資用乏絶不必有兵圍也舊註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矣

史記齊景公卒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

來遠附邇

按此哀六年也葉公所治地廣蔡地亦其所屬

夫子告以近說遠來其以是與

又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

按論語先記楚狂次記沮溺丈人史記于此叙

沮溺丈人而楚狂事叙于楚昭王卒自楚反衛

之時不必然也如蔡如葉皆楚地何必不先遇

楚狂

又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按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則此里非延長之里朱子疑書社七百

里無此理愚謂此史遷屬辭之不善耳當云書社七百如左傳書社五百荀子書社三百之云則無疑矣

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蓱實者也昔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蓱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是以知之○史記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歳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云云於是孔子居衛又五六年

按年譜哀十年夫人幵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駁麟紱著四書類典賦辯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于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于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

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于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為之服期蓋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為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為父後之子在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

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為可傷故寧從其隆而為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汙不為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為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為喪出母也甘氏說有功聖門特表出之并補其所未盡之說

歸魯至卒考

史記冉有為季氏将師與齊戰克之哀十一年季康子曰子

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康子逐公華公賓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按左傳正義明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葉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是使三人迎孔子也今本世家葉作華脫一公字又誤使為逐耳康子豈能遽逐小人哉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叔衛大叔疾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禮器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按孔子世家以定十四年去魯至此十三年魯世家定十二年去魯則十五年今此言十四歲是定十三年去魯為得其實

孔叢子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夫子作
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峛崺音里以其阪仁道在邇求卑長也
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視也
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梁甫泰山下小山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
伐無柯患兹蔓延惟以永歎涕霣音隕潺湲○史記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禮
記語魯太師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按夫子未嘗删詩詩亦自有淫聲而世家云古

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此史遷之妄說

又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計田而增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欲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又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于大野今兖州府嘉祥縣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

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孔叢子乃作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史記乃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名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

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杜預曰春秋絶筆于獲麟小邾射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録以續所修之經○左傳哀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又哀十五年孔子聞衛亂太子蒯聵入劫孔悝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子路及覆醢事見醬考　續經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按四月己丑當為十一日也時魯歷與衛歷不同衛歷蒯聵入衛事傳依衛歷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歷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為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非也杜又

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為七十四先儒考核不精使聖師生卒年月日不明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猶逍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壊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壊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

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注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魚覲反且也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檀弓哀公誄孔邱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此刪改之辭○家語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廟置翣以布衣木設披音陂柩行夾引周也設崇崇牙旌旗飾殷也綢音滔練以練布韜棺者設旐韜也練旌之杠旐旌之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

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

按此視檀弓加詳儀禮襲無冠佩而此有之士襲猶加爵弁服皮弁服子羔襲猶有冕服爵弁服皮弁服而此無之疑家語是後人追記未必盡實若葬禮用三代檀弓亦記之有疑其僭者不然當時三代兼存故士喪禮有夏祝商祝未嘗有禁令不許用前代禮也門人必熟議而後

行豈以僭事聖師哉夫子既有兩楹之夢當時必是殯于兩楹之間矣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哀十三年若喪子哀十二年伯魚卒而無服喪子路哀十五年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注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又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尊師也

附聖表

闕里誌先聖生質異常有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

準河目龍顙斗脣昌顔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顀提背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音欺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附雜事

檀弓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按水經注云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分為二北為洙瀆南則泗水洙泗之間夫子領徒之所伍緝之從征紀云闕里背洙面泗○莊子孔子遊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又伐檀于宋削迹于衛削其轍迹以絶追者蓋過蒲入衛之時○家語孔子觀于魯桓公廟有敧音欺器焉夫子問于守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

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安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射義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言其衆射至于司馬鄉飲之酒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人有死無延進也同僨音預後者既立後此人復求為之後貪利忘親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二人揚觶而語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音否言有如此人否）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同僅）有存者○家語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倨直也句曲也）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似道流行赴百

仞之谿而不懼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盛而不求概平斛木似正綽約微達綽約柔弱也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絜潔同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見必觀焉

鄉黨圖考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鄉黨圖考卷三 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齊兆求

鄉黨圖考卷三

婺源江永撰

朝聘

通考諸侯相朝聘

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

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疏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嶽相聘者非正法也聘義及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者取歲歲之義也〇王制疏云知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

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相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敵國則亦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為賓是也若巳初即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若巳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傳云即位而來見也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

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

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此注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

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旣聘而享用圭璧

邢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辯正集註遂承其誤

諸侯相朝考

秋官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注相為賓謂相朝也賓所停止則積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間闊則問問不行道則勞之勞苦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旅讀

為臚臚陳之也賔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賔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具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又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注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賔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

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

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又致館亦如之注館舍

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又致飱如致積之

禮注俱使大夫禮同也飱食也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

○又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

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

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

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旣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

而迎賔見之而下拜其辱賔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賔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為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絶行在後耳賔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賔當為擯

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疏幣卽圭璋也交擯三辭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而陳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主君在門外之東陳五擯侯伯四子男三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凡傳

辭是請所為來之事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凡傳辭是賓答所為來之事如是者三再辭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三辭是主君固辭其朝而賓又答之仍有主君許之辭當傳自主傳至賓者四自賓傳至主者三也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皆如此也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賓升車進就主君下車答主君拜也三揖者主君遥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既入門迴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具

諸侯五廟始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則有二門門旁皆有南北隅墻隅墻皆通門故得有每門亦當每門每曲揖經不言者省之也云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三讓登者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君受之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鄭知介不全入而為絶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

門西北面西上故云絶行在後後亦入廟也○又致饔餼還圭饔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注此六禮者唯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聘以圭璋重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又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注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於郊○又賓繼

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注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又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注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

按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在壇坫與朝

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鄉黨使擯章言賓不顧矣所謂賓者何賓耶周禮諸侯朝為賓大夫聘為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又無他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為聘使卿小聘為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他國皆卿也若大夫

以小聘往來則不書於春秋孔子為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小聘無享而有享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名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亦當時不能如禮也朝禮賓退主君車送三還三辭告辟聘禮公送賓有賓不顧之文與此復命之辭相合鄭注亦

引論語此文賈疏有孔子攝上擯之說似此賔為大夫非諸侯然諸侯相朝之禮亦不可不知故考之如此君入門介拂棖拂闑詳見宮室考

大夫聘禮詳後

圭考

論語執圭包咸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時君之圭

按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其意若曰臣所執之

圭亦是君所有耳然疑於公桓侯信等圭矣集註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邢氏疏亦知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

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然不能辯包注之誤廣解執玉之禮引大宗伯之圭璧以亂之永樂時修大全又不知詳考亦仍其誤按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註未及追改耳

春官典瑞瑑音篆圭璋璧琮繅音澡皆二采一就以頫音跳聘注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疏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

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穀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子男之臣亦用瑑璧琮二采一就謂朱緑二采共為一就也○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注瑑文飾也覜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覜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

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采白蒼問諸侯朱緑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絇組注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三公之圭也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采成文曰絇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又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擯考　孟僖子不能相
儀事詳聖蹟

秋官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疏此論司儀為擯相之法朝謂日出時為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為正鄉西不正其主面則亦不背客言此者正謂司儀隨機旋轉不常厥處者也

趨進考

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

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注疏見後

按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為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時記君名使擯此趨進及賓退復命曰賓不顧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攝相則賈疏有明文也見後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

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

不必記也下文賔不顧記辭者當時擯相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必復命故特記辭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于戯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騑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音叟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鄟澤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

賈趨進曰明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此五事皆趨進有辭無常者也郤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為進俗觧不知趨進之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有事君迎賔入門與賔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為進門者故詳考之以正其謬

聘禮通考

聘禮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注拜受受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又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

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注客辟逡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疏將幣亦謂圭璋也旅擯者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三辭者前郊勞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已按三辭者主人請事而客對主人辭聘而客再對主人固辭而客又對然後許也疏說非是說見後執圭行聘考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内南面拜拜賓奉君命屈辱來見已

客辟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巡辟君拜也三揖者亦揖之使前按三揖疑是每門每曲揖約言三揖耳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又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注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疏聘禮於君謂之覿於卿謂之面以彼文兩見則私覿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覿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面為私覿也○又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

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注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内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疏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云問君曰已下未知鄭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又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

幣之儀注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又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注君館客者
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又明日
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注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
○又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
儀亦如之注爵卿也大夫也士也○聘禮小聘曰問不
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
禮如為介三介注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

猶覿也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疏此論侯伯行小聘之事不享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面不升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對大聘時升堂受

按鄉黨所記當是小聘小聘不享而有享當時以玉帛為禮尚多儀不能如禮制矣

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又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注餼之生致其

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〇聘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按三讓而后傳命卽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謂主人辭不敢當其聘而賓對如此者三然後傳命納賓疏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

之禮待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
傳聘賓之命恐不然辯見後疏又云三讓而后
入廟門者謂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
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
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此又不然據聘禮入廟
門公揖入無三讓之事惟賓執圭擯者入告出
辭玉魯於秦術來聘辭玉者三則此三讓而后
入廟門謂辭玉耳非謂賓不敢當廟受也

又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

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致饔餼於賓之館舍五牢之具陳於內飪一牢在西階前腥二牢在阼階前餼二牢在門內之西牛羊豕三牲備為一牢又堂上與西夾東夾皆有豆簋鉶簠壺庭中有醯醢米此略之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禾藁實并刈者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乘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

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又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
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
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
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
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
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
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

貴其有行也所貴扵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扵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扵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扵戰勝用之扵戰勝則無敵用之扵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扵禮義戰勝而用之扵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扵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聘禮執圭以前考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皆逆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具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辭以不敏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

國之用宰大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疏
謀聘故聘者為久無事則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
行儀禮内不見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燕朝射朝同位
按後記云使者既受行出見宰問幾月之資注
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
當知多少而已則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
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
又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於寢門外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於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注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

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使者衆介既受行同位也
位在幕南辰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賈音價坐
撫其幣每者曰在○又厥明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
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
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乃衆介隨入北面東上
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
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
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

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於郊斂旜注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孤卿建旜進之者使者讓不敢必君之終使已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為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少儀贊幣自左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

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為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璧圓琮方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遂行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疏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此為繅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若韋版為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

之事若絇組為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又未入竟壹肆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宫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注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宫不壝土畫外垣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

節公事致命者也○又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
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張旜明事
在此國也謁告也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
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請事問
所為來之事也遂以入因道之○又入竟斂旜乃展布
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
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
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於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注復校録幣重其事遂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羣幣私覿及大夫者郊遠郊也館舍也遠郊之内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〇又賓至於近郊張旜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〇又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間注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卒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

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
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
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尚
尊者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
齊戒俟閒未敢聞命疏祭法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
去意也不毀之也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諸侯無二祧
遷主藏於太祖廟故此名太祖廟為祧也拚者掃除之
名〇又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

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〇又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備禮曰飧

執圭行聘考

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亦皮弁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次者㑥辦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

執櫝而俟擯為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

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賔俱前賔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徹廣八尺三八二丈四尺）旁加各一步也（步六尺二步一丈二尺）疏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賔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從門向南

陳為繼而出也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來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交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其異矣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此謂賓直闑西北面主君在門内南面列位時云西北東南面擯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有繪圖作邪列者非是　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遥揖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

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二人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為來之事賔對訖上擯入告公公乃有命納賔也

按司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鄉黨說揖所與立左右手唯交擯傳辭承擯在中間乃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卿來聘意其為大夫行問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司

儀云及將幣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賔賔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賔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賔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賔儀禮之内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終辭者終不受命也此實固辭併初請事共得三辭所謂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既言旅擯三辭此不言

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
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是併
無禮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畧禮器云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
則已慼此通朝聘言之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
已慼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雖旅擯亦有三辭若
鄉黨揖所與立左右手為交擯三辭邢疏云列
擯介既竟主君就擯介求辭即請事求辭之法主

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傳而下至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從進迎賓至門揖傳辭既竟主人仍辭而賓對主人又固辭而賓又對然後主人有許辭其辭取諸士相見與燕禮及投壺當云寡君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然後納賓通前後傳

辭主人有四賓有三邢疏不言三辭非也

又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注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裼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疏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裼也知上擯進相君者鄉黨云君召使擯鄭云有賓客使迎之彼據

初迎賓時至於入門之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

按孔子為擯大門外傳辭之時仍是以大夫為承擯故傳命而入有揖右人之時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也

又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公南面拜迎客辟位逡遁音巡不敢當其禮○又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注每門輙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每門每曲揖見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

隨之竝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按此可知入門時不得有趨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竝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卽位而俟之此謂卿大夫士之不為擯者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

此謂廟門外之塾　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疏下更不見上擯別入之文明隨公入可知也公食云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又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

之命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繅有組繫也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其盛禮不在於已也屈繅幷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玉藻君在則裼盡飾也今聘賓於主君

亦是臣於君所合裼以畫飾今既執圭以瑞為敬君又畫飾而裼則掩執玉之敬故不得裼也知擯是上擯者按上相禮者皆上擯故知此亦據上擯案文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主人三辭此無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又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

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注入門左公事自闑西介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三讓讓升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賓升與主君相鄉擯者退中庭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公當楣再拜拜貺也貺惠賜也楣謂之梁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

將進授之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凡襲於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踈前云公揖入立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門至將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二者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亦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

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内霤相近而揖也上文公揖入立於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擯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中庭者東西之中若南北則三分庭一在南也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廻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知進阼階西者以其擯者在中庭公立處直言進則進至阼階西不得進向阼階前亦不可更進西階故知進阼階西釋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此趨進翼如時也賓致命公將左還時即當發足疾趨經不言趨者文不具所釋之辭見後

拜貺之言文出

聘義彼云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是也按賓三退負序亦是三辟之意與司儀云客三辟同疏謂彼諸公之臣與侯伯之卿禮少異非也兩楹之間為賓主中處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晏子辭今齊語無此文○又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介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裘者為溫表之為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襢裼

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如重愼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授如爭承重失隊也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舉遠反豚大本

反

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疏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曲禮執國君之器平衡按讓謂舉手稍上所謂上如揖者也將授志趨謂執玉向楹將授玉之時念鄉入門在庭時執玉徐趨即圈豚行今當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授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

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也心變見於威儀者以其貌從心起覲威儀省禍福覲貌可以知心故也○又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注記異說也疏如恐失之卽執輕如不克也○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注復記執玉異說○又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注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存存問也此擯者趨進至○又君以社稷故在作階西釋辭於賓者也寡小君拜注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若

夫人與君敵體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注高下之節○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音妥之士則提之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疏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為衡此為天子執器則上衡謂高心也○又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如不克重慎之也主君也行不舉足重慎也尚

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也疏尚上也謂執持君器
及幣玉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也
曳搜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搜後使
踵如車輪曳地而行○又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
則襲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亦
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
裼亦是也○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

恭為威儀按前言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注云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慤貌唯舒
者重玉器尤慎也按此文當以則唯舒武為句舒武者足迹相接也武迹也舉
前曳踵備躔跲也疏此幣謂皮幣及禽摯皆是凡趨有
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下文舒武舉
前曳踵是也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又與此不同
者文有詳畧俱是徐趨也〇玉藻圈舉遠反豚大本反行不
舉足齊音咨如流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
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疏

言徐趨法曳轉足隨地而行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又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着徐趨之事疏行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狹數也

聘禮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音折之毛在内内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

享禮考兼考聘享夫人及有言

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注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許許受之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幷執前足左手幷執後足毛在内不欲文之豫見也内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旣授亦自前西而出坐攝之象受於賓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衆

介北面蹌焉注發氣含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蹌容貌舒揚疏發氣盈容卽孔子有容色一也發氣卽上註舍息一也○又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注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幷有馬則以皮為主而用皮也○又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注貨謂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多之則

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秋官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注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聘禮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注如公立於中庭以下○又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

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無庭實也

私覿前禮賓考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

按禮賓之禮設筵公迎賓入授几以醴禮之薦籩豆脯醢賓坐啐醴公用束帛有乘馬賓再拜稽首受幣執左馬以出此存其畧

私覿考

聘禮賔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注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間扣馬也入門而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疏享主君用束帛享夫人用玄纁束錦是辟享幣也○又擯者辭賔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賔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賔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注辭辭其臣取幣出將還之也請受請以客禮受之庭實先設客禮也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不言君受畧之也○又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栗階之法見九卷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注拜送幣於階東以君在堂鄉之君乃辭之而賓猶

拜敬也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宜敬賔私覿後介皆私覿畧之○聘禮記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注愉愉容貌和敬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疏享時盈容對聘時儀貌戰色顔舒緩此私覿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出廟門之外行步如鵝又舒緩於愉愉也○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

私見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其與君無别私覿是外交也䟽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輙行私覿是非禮也周衰後而私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

按私覿之幣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為私耳郊特牲所譏者謂從君朝鄰國而行私覿為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或問引胡氏説誤且記文亦無

旅百二字

賓退送賓考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内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間亦六步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

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慇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遴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此公問君之類也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勞賓勞以道路之勤公旣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云賓不顧據上擯送賓復迴謂君云賓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為

證若然此送賔是上擯則卿為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同也

按鄉飲酒禮賔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云賔介不答拜禮有終也疏云若賔介答拜是行禮無終畢故賔介不答拜是禮有終也此公再拜送賔賔但趨辟而不答拜遂不顧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為虛

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賔不顧無命上擯送賔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卽是禮當如此當時為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賔但送賔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此下云賔請有事扵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賔出賔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賔不顧一告賔請明日有事扵大夫也當

時有無未可知附識於此孔子攝上擯之說不可不知知是攝上擯則名是特名君命尤重矣

送賓以後考

聘禮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聘禮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於朝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注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君不親食謂有疾

及他故也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又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内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内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注玉圭也鉤楹由楹内將南面致命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竝受也○又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

令之縛音絹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又公館賔賔辟上介聽命注為賔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賔不敢受國君見已於此館○又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賔公皆再拜注拜此四事○又賔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注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贈送也言如覿幣見為反報也○又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乃

入陳幣於朝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公曰然而不善乎注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又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注以所陳幣賜之也

鄉黨圖考卷三